

■别样情怀

仰望军旗

■董晋生

作为曾经在部队服役23年的退役老兵,每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的心中就油然而升起对鲜艳的“八一”军旗的敬意。

鲜艳的“八一”军旗是我心中的旗帜。1978年12月26日,我奔赴军营,来到首都北京,在伟人安息的地方站岗。风风雨雨中,我和战友们肩并肩,一起工作和生活。

在这里,我追求着梦想、沐浴着阳光,感谢共和国的培养;在这里,我倾诉着心声,感谢战友们的关心;在这里,我用心回味那一个个促膝谈心的夜晚……

此时此刻,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军营:中南海的海棠飘香,怀仁堂的掌声激昂,紫光阁的豪情荡漾,玉泉山的稻谷金黄,西大院的军号嘹亮,香

山靶场枪声回荡,激励我们紧握钢枪。

43年过去了,那有关峥嵘岁月的记忆在脑海中不时闪现:绿色的军营,多么温暖;整齐的队伍,多么雄壮;潇洒的军姿,多么威武;庄严的哨位,多么神圣。嘹亮的歌声、整洁的内务、融洽的氛围,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八一”军旗给人以希望、给人以力量、给人以智慧,引导我不断进步。在“八一”军旗下,我在摸爬滚打中成长;在“八一”军旗下,我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当兵初心。

在部队,我们面对军旗,站岗放哨,履职尽责;回到地方,仰望军旗,我们发扬传统,保持荣誉,时常难忘。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要面对军旗,敬一个标准的军礼:今生当兵,无上光荣。

■人在旅途

重庆印象

■特约撰稿人 吴继红

清末名臣张之洞曾曰:“名城危踞层岩上,鹰隼鸷视雄三巴。”古朴厚重、奇幻诡谲、火辣热情,这是重庆给我的第一印象。

重庆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三千年江州府,八百年重庆城。地理学家郦道元途经重庆三峡挥笔写下“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的神来之笔;诗仙李白荡舟于此,在这里留下“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千古绝唱和“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的深情问候;诗圣杜甫发出“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不尽感慨;李商隐在这里留下“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遗憾;元稹则在此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顿悟。

重庆号称“山城”,城在山上建,水从城中过,分为上半城和下半城。只有来到这里亲身体验你才会知道,“停靠在8楼的2路汽车”并非只是一句歌词,而是重庆道路的真实写照。十八梯是从上半城山顶通到下半城山脚的一条老街道,顾名思义,从低处到高处刚好就是十八层台阶。街道两边有许多采耳的、修脚的、做木工的、卖烧饼的山城小店,从此处走过你会发现,这些店主从不主动招揽生意,而是不急不躁地或泡上一壶茶悠闲地喝着,或执一把蒲扇不紧不慢地摇着,偶有客人上门,他们才会伸出半个身子照应。时光不疾不徐,在老巷子和老行当里缓缓流淌,目之所及,处处散发着浓浓的烟火气。

“不览夜景,未到重庆。”重庆的夜景别具一格——不必说雾中重庆的标志性建筑解放碑前人潮如何汹涌,不必

说号称“古渝雄关”的朝天门码头气势如何雄伟,更不必说洪崖洞吊脚楼在夜色里如何金碧辉煌犹如天上宫阙,单是乘游船夜游两江就有无穷乐趣:两岸灯火通明,江水悠悠,江风轻拂;极目远眺,江面流光溢彩,天河群星交相辉映,人犹如在星河中畅游……导游告诉我们,由于重庆山城一边地势高一边地势低,在这儿修建阁楼时,保守的办法就是用几根木棍撑起来,从外面看就像房子的脚吊在外面一样,吊脚楼也因此得名。当楼越修越高,还会出现楼的一边出口高过另一边的情况,重庆管这种情况叫“平衡”。平衡往下楼层的住宅,有一面贴近山崖,常年没有阳光照射,这个也算是重庆建筑的特殊之处了。

来重庆,不吃顿正宗的老火锅就不算真正到了重庆。提起重庆的火辣,你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串串、火锅和漂亮的重度妹子。重庆火锅起源于清末清初的嘉陵江畔朝天门等码头纤夫船工的粗放餐饮方式,原料主要是毛肚、黄喉、鸭肠等,当然,现在的菜品种类更是丰富了许多。逛完十八梯、磁器口,累了饿了,就找家老火锅店坐一坐,吃一顿。油碟就用最传统的香油、蒜泥,外加盐、味精、醋,来一盘牛羊肉、鸭肠豆腐皮,再配上绿油油的青菜、吸油的金针菇……“咕嘟咕嘟”的火锅汤底汩汩冒着泡,幸福也在心底汩汩地冒泡。重庆火锅与其他川味火锅相比,而且,在重庆吃火锅,锅底是不换的,上一拨不徐,在老巷子和老行当里缓缓流淌,目之所及,处处散发着浓浓的烟火气。

“不览夜景,未到重庆。”重庆的夜景别具一格——不必说雾中重庆的标志性建筑解放碑前人潮如何汹涌,不必说雾中重庆的标志性建筑解放碑前人潮如何汹涌,不必说雾中重庆的标志性建筑解放碑前人潮如何汹涌,不必



油画 渡

张可松 作

■徐善景

老杜是我楼下的邻居,今年70多岁。

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乡下人,刚搬进小区时,因为受电视连续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影响,对小区里的邻居多有提防。没想到的是,每次碰上老杜,他都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拉家常。这让我心里暖暖的。慢慢的,我不仅化解了对城里人的偏见,也学会了老杜的热情。至今我都认为,我们小区楼上楼下的邻里关系跟我住在乡下时一样。

有一年冬天,下了好大一场雪,足有一尺余厚。雪刚停,我就看见老杜

在车库小平房上铲雪。我们两家的车库都在中间位置,他却是从东向西挨着铲。平房上的雪铲完后,他下又来到开始铲小区院里的雪。我不好意思再观望了,赶紧下楼到车库拿了铁锹和他一起铲雪。

时间久了,我发现,老杜不仅是个闲不住的人,还是个爱管闲事的人。小区里谁家有事了,他跑前跑后;小区停电停了,他忙着找原因、挨家挨户通知……总之,无论大小事,都能看到他的身影。特别是那年冬天突然停电,他排查了三天,才找到地下管道破裂的原因。联系好维修人员后,为了尽快通水,老杜竟和

维修人员一起挖、修、接、埋,整整忙活了两天,两只手都冻肿了。

转眼间,老杜退休了。退休后的老杜日子好惬意:接送孙女放学上学时就开上电动三轮车;不接送孩子时,他要么骑着自行车上街转悠,要么开着电动三轮车拉着老伴儿到处游玩。小区里有啥事了,他笑呵呵地忙前忙后,那种乐观积极的态度实在令人羡慕。我不止一次听见他吹口哨,虽然听不懂他吹的是戏还是歌,却能感受到他的快乐和幸福。

可没想到,我心中与“老顽童”画等号的老杜,在去年疫情期间却穿上了红马甲、戴上了红袖章,一本正经地坐在小区门口当起了志愿者。桌上放有登记本、消毒液、体温计,对进出小区的人员,老杜都一一登记。看着他认真负责的样子,我忍不住打趣他“还挺像那么回事儿”。他却一脸正色地说:“干啥说啥,我要不认真,就是对大家的不负责,就对不住‘老党员’这仨字!”

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老杜原来是党员。



舞阳农民画 政通民富

任明兆 作

■心灵漫笔

■惠军明

有星星的夜晚真好,黑夜如幕布,星星如五光十色的宝石,周边静谧,如同行走在梦幻里。那闪烁的星星是天使们在眨着眼睛,与地上的人们嬉戏。

记得童年的夏日,只要天气晴朗,有星星的夜晚再寻常不过了。一群孩子在星空下你追我赶、躲躲藏藏、嘻嘻哈哈,好不热闹!即使伙伴们跑远了,只剩下自己一人走夜路也不打紧,因为头顶上有无数星星做伴。

夏日的夜晚异常闷热,我常常到村外散步,一边走一边遥望天空。圆天如盖,星星高低错落,大小不一样,亮度也不同。走累了,我便坐在高高的河堤上数星星,一颗、两颗、三颗……数着数着就数乱了。是啊,星星怎么能数得清呢?数不清便不数了,我就静静凝望着夜空。望得时间久了便发现了一些秘密:那些星星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在缓慢移动——刚

夏夜星空

才观察的那颗星明明在正前方,如今却跑到右手边去了。有时候运气好,眼前会突然划过一道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瞬间将天空点亮,可惜一瞬间就消失了。长大后听人说,流星划过眼前时如果许愿就会实现。可惜当时我不懂这些。

小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只有一台风扇,它虽然不停地转动,但仍然难以驱散炎热。我和弟弟常常抱上凉席睡在院子里,外面有自然风,舒服很多,但蚊子也比屋里多。我常常摇着蒲扇,躺着仰望星空。我和弟弟都从书上学习了一点儿关于星星的知识,常常进行比较。我们争抢着说出星星和星座的名称,也不知道对不对,但确实很快乐。我最喜欢看北斗七星——七颗星呈勺子形状,很好辨认。北斗七星永远在北方,如果迷路,便可以帮助人们找到方向。当我们安静下来,便各自与星空默然相对,耳边只有凉风过耳、蚊虫鸣唱。以星空为被,以

大地为床,躺在凉席上的我们不知不觉间便酣然入梦了。

有时候,大人们也和我们睡在房外乘凉,我们便缠着他们讲故事。奶奶的故事永远不变,内容总是有关“牛郎织女”和“嫦娥吴刚”的。奶奶讲得很温情,引发了我们很多遐想。

再长大一些,我们已不满足于那些传说和故事了。遥望星空,常常想那些星球是什么状态?会不会有外星人的存在?茫茫宇宙,它的边际到底在哪里?飞碟真的存在吗?宁静的星空蕴藏了多少秘密啊!爸爸是一名物理教师,我们常常在星空下向他提问。爸爸总是说:“宇宙无穷,没有边际;至于飞碟和外星人,并没有得到科学的证实。”爸爸的回答并不能让我们满意,那些童年的问题至今萦绕心头。

夏日繁星满天的夜空启迪了我的思想,慰藉了我的心灵,将我的童年世界烘托得异常美好。有星星的夜晚,真好啊!

静听蝉鸣

时,大珠小珠落玉盘,仿佛在举行辩论赛。

月夜蝉鸣是一首有音的诗。房后有一棵高大的椿树,绿荫洒下来,将整个西屋笼罩。三伏天,我们拉了蒲席睡在房顶,朦胧月光下,树影婆娑里,蝉鸣破了岑寂。“高蝉多远韵,茂树有余音。”蝉声带了月光的柔软,激流驶入浅滩,舒缓下来。“泉溜潜幽咽,琴鸣乍往还。”蝉鸣轻快婉转,琴音如泣如诉,在树枝间萦绕,直至接洽天上的一缕月光、一瓣流云。

夜色漫上来,村庄沉入梦中,蝉也睡了,只偶尔从树丛中传来一两声极短的梦呓般的鸣叫。那时不识愁滋味,常枕着这样的蝉鸣,脑海浮想联翩、嘴角带笑地度过一个又一个盛夏之夜。

我特别喜欢一种小蝉,乡下人称之为“牛虻仔儿”。它比绿头苍蝇稍大,小小的身体却有大大的能量,叫起来声嘶力竭。每捉到这种小蝉,我就把它放进秋天装蛴螬的笼子里,期望它能为我独

唱。起初它试图逃脱,“吱吱”地发出抗议,一旦发现恢复自由无望,它就蔫了,不管怎么逗弄,再也不肯唱了。

蝉声只响在有处心,如若无心,便是充耳不闻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蝉本无知,然许多诗人却闻蝉而愁,只因为诗人自己心中有愁,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一切皆由心生,心情悲愁时,蝉声便是“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一闻愁意结,再听乡心起”;心情舒然时,蝉声便是“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袅袅成曲,稻花香里尽可说丰年了。

黄昏,我效仿陆游,来到乡下听蝉鸣。此时远望田野,一片无涯的翠绿映着满天的晚霞。黄豆在土里幻化成绿蝶,正贴着地面在风中练习飞行。玉米举出朝天的喇叭,奏响盛夏的序曲。一声接一声的蝉鸣落在耳畔、落在肩头、落在心上……

在蝉声中,我仿佛乘了时光的船,悠悠地驶往童年的彼岸……

冰棒清凉

一点点地享受清凉和甘甜,真说不出的惬意。慢慢的,一根冰棒消失了,只剩下纤细的木棍,就这也舍不得立即扔掉。

妹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往往能得到母亲更多的宠爱。为了能吃到冰棒,她自有一套招数:先是向母亲要钱,母亲自然不给,随后她牵着母亲的衣角将整个人儿挂在母亲身上,同时眼睛开始泛红,后又改成赖在地上抱住母亲的腿大哭,边哭边喊。若哭喊还不奏效,她就使出最后一招——直接从母亲口袋里掏。几个口袋摸完,捏着为数不多的钱,她见母亲没有强烈把钱要回的意思,便立马收回眼泪向卖冰棒的人跑去。

我是男孩子,10岁以后在父母眼里就已是大人了,很多时候只能看着弟弟妹妹吃冰棒,自己在一旁咽口水。在11岁那个年的那个暑期,为了达到吃冰棒的目的,我决定自己卖冰棒。我打听到冰棒的批发价是2分5,卖5分钱基本上是对半赚,于是就批发了几十根冰棒开始卖。三伏天,太阳晒得人汗流浹背,但我仍坚持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大声叫卖。

卖到最后,总会有一些即将融化的冰棒卖不掉,我会把这些冰棒带回来和家人围坐在院子里尽情享受。那沁人心脾的凉爽与甜蜜的滋味丝丝缕缕、踏踏实实地穿肠入肚。我不仅第一次通过劳动吃上了冰棒,还赚了一些钱,所以感到特别自豪。



讴歌党的丰功伟绩

推动文艺繁荣发展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文艺作品选登

主办:漯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夏日趣事

■陈向锋

童年的夏天是色彩斑斓的,记忆中的画面时常在梦中萦绕,它是那么遥远,又是那么清晰……

暑期午后,天热得让人没处钻,门前的池塘里是我和小伙伴们消暑的最佳去处。会游泳的小伙伴爬到坑边的歪脖柳树上,捏着鼻子深吸一口气,像下饺子似的,一猛子扎到水里,溅起朵朵水花,憋住气、手扒住坑底的淤泥看谁钻得远,非比出一个二三不可,没完没了地疯玩,直到父母呵斥了才恋恋不舍地上岸……

连下了几场暴雨,沟满坑平。熟透了的构桃落到池塘里,火红的颜色和诱人的甜味引得池塘里的草鱼争相抢食,翻起了层层水花。我计上心头,折身回家拿起一根鱼竿,摘一个熟透的构桃往钩上一挂,汁水黏了一手,我往身上一抹,把鱼钩扔到水塘里,单等鱼儿上钩。不一会儿,一条大鱼一口把漂在水面上的构桃连带着钩子吞了。好家伙,一条二斤多的大草鱼被我拉上了岸。当天,清香四溢的鱼汤让我美美地饱餐了一顿……

池塘边还出现过几个外乡人。他们有人手里拿着一根钢丝,有人拿一个瓶盖上扎眼儿的塑料瓶。我和小伙伴们走近一看,见他们手中的钢丝上还捏了一个小钩,上面挂了一条蚯蚓,在水塘边的柳树根旁晃来晃去,不一会儿就拽出来一条大黄鳝。看了半天,几个坑塘转下来,他们收获颇丰。我还听他们说,把黄鳝拿到集市上能卖八块钱一斤呢!我回家就嚷嚷着让父亲也给我做了一个像他们那样的钩子,学着他们的样子在钩子上挂了蚯蚓,来回试探着抓黄鳝……

时光一去不复返,曾经的阳光少年如今已步入中年,然而童年的趣事在记忆的脑海里就像繁星一样闪烁,随着岁月的逝去,越发熠熠生辉……

■乔兆军

时值盛夏,酷热难耐。我去火车站送客人,走进冷饮店准备买雪糕,包装纸上印着的“老冰棒”字眼,让我不由得想起吃过的老冰棒来。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冰棒还是稀罕物,村里卖冰棒的常是一个黑瘦的小伙子,他骑着自行车,车子后架上稳稳捆绑着一个白色泡沫箱,箱内棉被里藏着令我们眼馋的冰棒。小伙子一个星期来我们村两三次,一听到他熟悉的“卖冰棒”的吆喝声,我们仿佛全身都被沁上了甜甜的感觉,恨不得自己能生出三头六臂。几个小伙伴立即跑回家找母亲要钱,其余的小伙伴快速围住卖冰棒的人,生怕他走掉。这时,就有老年人戏谑说:“看,叫魂的来了,把这些小孩的灵魂都勾去了!”

由于当时生活困难,无论我们怎么央求,一个夏天也最多能吃上三两根。每次买来冰棒,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揭掉包装纸,一股清新的凉气从冰棒上袅袅升起。我先舔着冰棒上的冰霜,再吮吸着冰棒,舍不得用力,让它慢慢融化,

